

被称为散文大师的秦牧有一颗孩子的心，甚至一直还保留着一个孩子爱吃零食的习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小时候，他是一个活泼、好玩、固执、调皮的小把戏。为此，没有少挨爸妈和老师的打骂，家里还有人取笑过他是一块“顽石”呢。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时，他索性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顽石”。林顽石（注：秦牧姓林，学名林派光、林觉夫。秦牧是笔名）在2000多人报考的汕头市一中录取榜上，居然名列第一，使他家里为这桩事热闹了好一阵。他又是一个爱听故事、好读书的好学生，作文时常得到校长赏识，受到“贴堂”的优待。他长大起来成为一个小伙子，写文章时又取了一个笔名叫“铁儿”。在意志的坚强和性格的刚直方面来说，他的确可以拟比为铁与石。但是从孩童成为壮汉，而至后来成为老头，他胸膛里始终跳跃着一颗又热又软的童心。难怪，曾有人昵称之为“大孩子”。

尽管秦牧活到了70多岁，头上长出了斑白的头发，面上出现了皱纹，做过许多种工作，发表过大量优秀的散文、杂文、小说、诗歌、戏剧，先后出版过60多种著作，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深深地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享有崇高的荣誉，可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为孩子们写作。而且当他为孩子写作时，又衷心地感到无限的乐趣。他说：“写童话的时候，我挺快乐，好像自己也变成一个小人儿，骑着小蜜蜂去拜访一朵朵鲜花，

或者躲在一朵大菌底下避雨，浏览了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丽景象一般有趣。”

自然，秦牧之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也不单是为了兴趣，或仅仅为了有一颗孩子的心，而是为了要“从事21世纪的工作”。因为现在的儿童将要生活在21世纪，他通过这样的话：“准备若干年后在社会上大干一场，一直干到21世纪的人，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将来的大力士，没有健壮的体魄、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和高强的本领行吗？不行！你们的学习应该是多方面的，你们的精神食粮应该摆满一桌子才行，而我这本小书，就算是粒小瓜子吧。”（指童话故事集《巨手》）

因此，可以说秦牧是带着作家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来挥笔写作儿童文学，为21世纪的主人翁服务的。他从50年代就开始写了《回国》《在化装晚会上》《蜜蜂和地球》等一批作品。1978年在儿童节前几天，有一群作家叔叔和阿姨齐集北京和平宾馆举行座谈会，秦牧

也参加了。大家纷纷发言，谈到小朋友的读品种数量都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大家大眼瞪小眼，互相督促：应该为孩子们多写一些。特别是80多岁的叶圣陶老爷爷也出席了座谈会，讲了话。病得躺在床上，连讲话也困难的张天翼伯伯也用左手写了一封信，送到会场来，勉励大家要积极挑起这副担子。当时，用秦牧自己的话说：“我思量了一下，心头好不难受，黑脸儿也有点发红。我们小时候听大人讲了那么多故事，到了我们自己变成大人的时候，也应该常常讲些故事给小朋友听才对。何况自己总算是个能够拿支笔在纸上划来划去写几个故事的人，怎么能够不多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呢！”这一下，他就决定再写一些新的儿童文学作品，把已出版的小册子整理一番，合编成为上面提到的那本儿童故事集《巨手》。后来又出版了《秦牧作品选》（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秦牧作品选》（198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时代画梦录》（1993年，广东教

育出版社）、《彩蝶树》（1994年，海燕出版社）等青少年儿童读物。1990年，还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然而，秦牧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没有多少写作的时间，何况儿童文学也不是他的本业，只能见缝插针地写一点儿。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来，他长期担任着繁重的编辑或行政工作。在那让人诅咒的“十年浩劫”中，还受过“五省声讨”，被诬为“艺海中的响尾蛇”，被迫搁笔10年。他大量作品的产生是由于牺牲了节日和假期，放弃了休息和娱乐的结果。有一件事情我总是忘不了：1955年底我出差到北京，后来就在北京度过元旦和春节。秦牧和我通信时谈起，元旦那天在大家兴高采烈地玩得痛快的时候，他自个儿躲在家里，整整伏案一天，写成了他藏在心中很久而后来脍炙人口的那篇儿童故事《回国》。他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别人休息时，他创作，就这样长期挑着工作和创作两副担子，加上无穷尽的社会任务，像沙漠中

一匹负重的骆驼，跋涉前进，终于在1992年10月的一个清晨，在走向书房的时候，突然心衰力竭倒下去了。上面提到的《少年时代画梦录》《彩蝶树》这两本集子，是他亲手编成交给出版社，而在他去世后才陆续出版的，这上面凝聚着他对中国读者的深情厚爱。

秦牧曾为自己不能多为青少年写作而感到惭愧。他呼吁专门从事儿童创作的大朋友写得更多些！中小学教师、幼儿园阿姨、动物园管理员、探险队员、动物学者、植物学者……业余都来为小朋友写些作品，让儿童的读物大大丰富起来。但是，他反对写那些吓人骗人的鬼怪故事，那些捉弄人或嘲笑盲人、跛子之类的无聊故事。他认为要写真有意义、有助于崭新道德品质形成的故事。他说：“童话里的故事自然是假的，但是好的童话，寓意却是严肃的。”他特别希望小朋友读他的童话时，像猜谜一样猜猜里面的含意是什么。

秦牧的儿童文学题材包罗万象，囊括古今中外，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像一面浩渺无边的知识海洋，一个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幻想世界：那里有天然的动物园、碧绿的森林宫殿、绚丽多彩的艺术品展览会、琳琅满目的历史博物馆……到处洋溢着烂漫的童趣又蕴藏着高深的哲理，充满艺术的魅力和智慧的光芒。

能够进入这片天地中的小朋友会觉得这是幸运的，你也许会高兴得心

痒心跳，觉得不时有一只奇妙的手搔着你“精神的胳肢窝”，使你不由得发出一串串快乐的笑声来。自然，也有一些故事和童话，如《狼孩》《骆驼骨》《松鼠》等篇，会使你感到怅惘和悲哀。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也沉重得低下头来”。但是，他又恳切地告诉小朋友们：“不论是物质食物还是精神食物，不能尽拣甜的吃，有时也得吃些酸的、咸的、苦的、辣的才好。……人间的事情，也是很复杂的。一个人从小到大，要经历过许多风浪，道路并非总是十分平坦。……这些令人怅惘和悲哀的故事，里面都藏着一个问号：‘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悲剧呢？’应该怎样才能消灭这一类悲剧呢？”如果小朋友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够提出这样的疑问和寻求相应的答案，我就十分高兴了。”

少年朋友们，请记着秦爷爷谆谆的嘱咐吧！他胸膛里不止跳跃着一颗童心，还燃烧着一颗灼热的爱心，为着你们，他把心都掏出来了。他是这样深深地、深深地盼望着你们茁壮成长，好在21世纪大显身手，做一个响当当的主人翁呢！

今年（1996）5月，收集了秦牧40多年来100多篇作品的《秦牧儿童文学全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今年儿童节献给少年儿童读者的一份珍贵的礼品。这本集子能够顺利编成和出版，得以早日和读者见面，应当感谢新世纪出版社和澄海市文联的热情关怀和支持。

刊发稿：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灌灌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

秦牧说过：“丰富的词汇，适当的偶句，色彩鲜明的描绘，精彩的叠句……这些东西的配合，都会增加文笔的情趣。”刊发稿中，他将“了”的位置作了调整，这样就变成了句式齐整的排比句。这一段主要是描写几千年来披沙带锁的土地，一旦回到人民手里的变化：“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灌灌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其中精确而巧妙地运用了色彩各异的一些词汇：“出现”、“长出”、“披上”、“缀满”把土地的变化情景描绘得异常传神。用四个偶句进行排比，节奏和谐、感情洋溢，气势更为强烈。

### 例三：第14页

原稿：让我们挖起一把泥土来端详吧！  
刊发稿：让我们捧起一把泥土来仔细端详吧！

一句话中两处作了修改：将“挖”字改为“捧”字，“捧”是双手托着的意思，更能表达人们对土地的敬重。增加“仔细”二字，修饰“端详”。“端详”即细看、打量，增加“仔细”二字，把人们对土地的真挚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品读秦牧的《土地》手稿，我们可以揣摩他怎样谋篇布局，怎样遣词造句，怎样增删修改，探寻他写作时的思绪。几经修改的痕迹，可以忖度作者创作时的思想轨迹；墨痕深处，闪烁着作者创作灵感的迸发，见证了一部作品从雏形到定稿的诞生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 花街十里一城春的稿签、手稿及其它

□张元珂

以下是我1979年2月5日有关该文的稿签：

花市是广州春节的传统活动，停办多年后，在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了。今年的迎春花市，盛况空前，在广州花市的历史上涌起了新的高潮。作家秦牧同志的心灵像被一根鹅毛撩拨似的，痒痒麻麻，不禁再次挥笔抒情。二十多年前，他曾多次写过这类散文，此次是“花市新写”，确有新意。一增加了知识性的内容，一增加了些生活气息的内容，一增加了些哲理性的议论。

可能还未来得及推敲，文字不够干净，细密，虽然如此，仍不失是一篇较好的散文，似可发三月号。

高远 2.5.

同意高远的意见。这类知识性的散文多年不见了，此稿从文字来讲，尚不流畅，但有内容，我们可在文字上稍加加工后考虑用。最好发三月号。请审处。

周5/2

刘剑青5/2

《人民文学》实行较为严格的三审制，即一篇文章必须经过责编、分管、副主编（或主编）逐级审议并认同后才能发表。该文亦然。首先，责编高远给出初审意见：一、从内容上予以充分肯定，即“确有新意。一增加了知识性的内容，一增加了些生活气息的内容，一增加了些哲理性的议论”。二、从文字上予以否定，即“文字不够干净，细密”。在他看来，这篇文章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认为“不失是一篇较好的散文”，故建议发三月号。其次，分管领导周明（时任散文诗组组长）给出二审意见：一、同意初审者的看法，认为该文“有内容”，认为这种“知识性的散文多年不见”，故有发表之必要。二、针对该文在文字上“尚不流畅”的缺陷，建议由编辑予以润色或修改。最后，负责终审的刘剑青（时任副主编）做出准予发表的决定，但前提是“需精炼一下”。总之，他们之所以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其根本原因在于看中了该文在内容与风格上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并非“此时”才有，而是早在五六十年代便已生成并为读者所熟悉，即高远所谓“知识性”、“生活气息”、“哲理性”，只是因为“文革”的发生，才使之沉入历史底层，久不见天日。“新时期”的到来，为其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和舞台，事实上，这种风格和内容在“新时期文学”创生阶段显得弥足珍贵。因为作为“稀缺资源”之一种，它们率先从教条主义写作（比如：“三突出”、“政治第一，文学第二”）惯性中获得部分解放，并以其内容的繁丰、表达的真切和风格的新颖，为当代文学转型和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方面，这一案例也再次表明，文学期刊编辑通过筛选、编发稿件，以及在此过程中围绕文本所发生的各类审读意见或微评，也为“新时期文学”在最初几年的“出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花街十里一城春》的手稿载体为每页300字的方格稿纸，共17页，全文4500多字。字数不多，但文本修改幅度较大。根据上述稿签内容可知，手稿本大量异文的生成，是由于责编对一稿的主动修改所致。这些修改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纯技术性的字句疏通，另一类是大幅度的段群或段落删除。前一种修改较为常见，仅限于语言文字上的修补补，不改变前文本的语义体系；后一种已远远超出文字层面，大大改变了原文本的语义系统，并与文本之外的世界发生深度关联。其中，手稿中被编辑删掉的三个段落尤引人关注，特摘录如下：

这篇散文在风格上继承了作者在60年代形成的那种融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书写传统。这是“新时期文学”在创生时期的一个实践向度，即回到“十七年”，并以此为“起点”，继承或拓展未竟的文学道路。在最初四年（1976、1977、1978、1979），“十七年”文学业已生成的文学品质，成为支撑或推生“新时期文学”（创生阶段）的一个重要精神原点。或者说，正是一大批从“十七年”归来的作家、诗人在“文革”后的集体涌现及创作，从而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秦牧及其散文创作颇具代表性，对其深入解读，将有助于丰富与加深对发生期内“新时期文学”特质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对于秦牧这一批主流作家来说，虽然对时政意识的紧密追随依然如故，但此时期他们的创作较以前也表现出了更鲜明的个人化风格，比如，对秦牧而言，赏花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个体行为，而对花市见闻与感想的文学表达更是如此。《花街十里一城春》尽管也紧随主流意识，也深深印着“颂歌模式”的印痕（“今年的广州迎春花市，可以说也担负了政治上报春的使命，宣告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也透露出艺术上百花齐放的消息。”），但这类话语毕竟少了。事实上，它并不影响或遮蔽另一种审美趣味的集中呈现，即个人化表达不再像以前那样禁忌多多，它已登堂入室，其合法性毋庸置疑。然而“合法”也并非一蹴而就，在当时语境中，秦牧的担心与自辩——即对来自“左”得离奇的人物的指控保持警惕——不是没有缘由的。文学与历史的内在纠缠以及演进的复杂性在此也展露无疑。

秦牧在1978年前后的文学实践不期然暗合了后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即日常化、个人化写作。当然，不能说秦牧此时期的写作已是后来的“个人化”，但作为转型期内的文学创作，其在“大”（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等等）与“小”（人、人情、人性、人与自然，等等）之间所做出的偏于后者的折中实践，却也较早展露出了个人化写作的审美倾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篇作品可为代表。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 《土地》手稿谈

□邱俊平

秦牧的散文佳作《土地》，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1、2月合刊上，其手稿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手稿库中，由中国作家协会捐赠。

《土地》手稿共14页，是用蓝黑墨水的钢笔书写在“香港上海书局监制”的“20×25”“我的稿纸”上的。文章结尾处写有“1960年11月12日 广州”字样，手稿从头到尾，每一页都做了大量删改。随处可见红色和蓝黑色钢笔删改的痕迹。他将需删除的内容用蓝墨或红墨涂掉，需添加的字、词就在行间的空白处添加，若有长句或大段内容需要添加，就添加在稿纸侧面空白处，然后画个箭头指向添加的位置。作者不但改掉错字别字，理顺句子，删去繁文冗段，改好标点，加强修辞，还注意文字和谱的节奏、铿锵的音调，以及简洁、清新、凝练、活泼的语言。个别重要片段，秦牧觉得不满意的，往往还重新写过，然后加以剪接。秦牧曾说：“在修改的过程中，换上一个新词，妙手偶得，常常会使自己感到衷心的喜悦。”秦牧的字迹稍显潦草，但文笔流畅，显示出了作者因极高的创作激情而有如“平原跑马”或“顺风行船”般奋笔疾书的创作状态。

秦牧在《我的散文创作》一文中谈到：“由于长期主要写作散文，我对这种文体，比较起来是掌握得最熟练的。……对大多数散文，我并不需要起稿、誊正，而是写了之后，修饰若干地方，用墨涂去改动之处，就直接送出付印。”笔者发现，《土地》的创作并非如此。虽然原稿已做了大量删改，但在原稿中还附有一份10页清样，清样也做了大量修改。笔者将原稿与清样对比后发现，不仅有个别字、词、句的删改，增加，而且整段内容删减就有好几处，还有前后内容的调整、剪接。不难看出，秦牧对《土地》的修改是花费了一番功夫的，至少做了两次大的修改后，才正式拿去付印的。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 例一：第4页

原稿：呵，这宝贵的土！不事耕稼的剥削阶级尚且如此知道它的价值，亲自在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把它当做命根子，当做一切衣食之源的感情之强烈，就更不待说了。

刊发稿：呵，这宝贵的土！不事稼穑的剥削阶级只知道想方设法的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而亲自在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才真正对它具有强烈的感情，把它当作命根子，把它比喻成哺育自己的母亲。

刊发稿中将“尚且如此知道它的价值”，改为“只知道想方设法的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财富的工具”，修改后更能将剥削阶级那种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罪恶本质表达出来。在刊发稿中增加了一个“而”字，将前后分为两个部分。从修辞上看，整句为对照辞格，当中又套进比喻，这样的语句，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能给读者许多享受。秦牧曾说“文学工作者应该精心去制作一支支‘譬喻之箭’，在必要的关口，弯弓射出，不偏不斜，一箭正好命中红心”。将“耕稼”改为“稼穑”，“稼穑”是泛指农业劳动的专有名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耕稼”这个词

丛刊2018年第12期目录

### 科幻文学研究

罗辑的决断：《三体》的存在主义意蕴及其文化启示 ..... 李广益

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 ..... 吴岩

### 朱自清研究

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 ..... 商金林

### 新现象研究

英汉之间：传媒、虚构与科幻——麦克尤恩、格非、李洱对话录

在虚构中重建生活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盗锅黑》和《傩面》 ..... 黄德海

### 80年代文学研究

知识分子如何“大写”？——《灵与肉》及其周边 ..... 石岸书

论阿城的知识结构 ..... 杨肖

### 作家与作品

分家立户：小生产的大转型——民国到合作化小说中的

“编户” ..... 孙晓忠 廖美琳

《茶馆》文学本演变研究 ..... 孙洁

王国维的翻译实践及其“境界说”的发生——从元良勇次郎

《心理学》的翻译入手 ..... 王增宝

“断指”的责备——1920年代末戴望舒的左翼文学经验与态度 ..... 吴丹鸿

“新”与“旧”文艺之间的转换轨辙：定县秧歌筛选工作与农民戏剧 ..... 江棘

“十七年”文学的内在逻辑与衍生问题 ..... 陈宁

试论1940年代后期“中间”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与心态转换

——以《文艺复兴》杂志为中心 ..... 吕彦霖

### 丁玲研究

革命文本与诗化书写——论丁玲的《夜》 ..... 唐小林

丁玲前期小说中的乡村风景书写（1927—1936） ..... 孙慈姗

主编：李敬泽 丁帆 邮发代号：2-667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